

第壹章 前言

第一節 計畫緣起與工作目的

一個微型社會的崩解與消亡有著諸多原因的影響。臺北盆地的塔塔悠社自 17 世紀就出現在歐洲人紀錄上，是個基隆河畔的小型原住民部落。「凱達格蘭」這個名詞，並未見載於早期西、荷文獻，以此名稱呼淡水河流域與臺灣北部地區原住民始於日治時期。然而目前除本地區早期通行的南島語系之馬賽語也許能夠羅概說明臺灣北部地區原住民族群間的關聯，學界對於如何稱呼淡北地區平埔族仍有爭論。因此本研究謹以「淡北地區的平埔族」代表此區的平埔族原住民族部落。

筆者在追查家族歷史的過程中，透過日治時代家族戶政資料以及國家數位典藏資料庫循線追查，發現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典藏的一份淡北地區平埔族婚約書。據臺灣大學人類學系胡家瑜教授指出，這份婚約書可能是目前僅存的一份淡北地區平埔族的古婚約書。於是，以這一份戶政資料與古婚約書為起點，自 2008 年起開始了一連串家族史的追尋與探索。在追尋的過程中發現，與之息息相關無法切割開來的，是土地與人的連結之間的改變：漢人入墾帶來的衝擊與影響、清代及日治時代番政及土地改革政策引發的效應，臺北盆地平埔族母系社會在漢人父系制度下的衰微與隱身。關於「塔塔悠」，除了「用白狗毛編的美麗頭飾」，我們還說得出什麼？關於臺北盆地的平埔先住民，除了塔悠路與凱達格蘭大道的路名外，我們的社會還殘存什麼記憶？

本研究嘗試整合陸續被翻譯出版的早期歐洲人記錄臺灣北部平埔族的文獻，同時透過塔塔悠社潘正房頭目家族的婚約書、戶政資料、各種土地交易契約、分產仲裁書、與相關文物等，並參考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中，歷史、地理、自然生態、氣象、社會生活、法律、語言、考古、人類學等不同學科的調查進行交叉比對，嘗試從重建塔塔悠社最後一個頭目家族的族譜、故事，窺探塔塔悠社部落曾經有的社會生活面貌。

要完整重建已消失部落的歷史並非易事，塔塔悠社最後一個土目家族的故事，僅是拼湊這個臺北盆地失落歷史中的一小塊拼圖。限於人力時間及篇幅有限，本研究僅希望透過對於這個土目家族故事的初步了解，來拼湊對塔塔悠社的認識，從先住民的角度解讀臺北都會發展史，在呈現臺灣歷史另一個面向的同時，也為本案往後更深入的研究、出版及策展計畫奠定基礎。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架構

本調查研究的主要計畫範圍，以塔塔悠社土目潘正房之獨生女潘熟(潘贖凉)的主要生存年代為中心軸，包含清光緒末年和日治時代。研究之地理範圍，擬以臺北市平埔族塔塔悠社舊居地為主，包含目前松山機場所在的上、下塔悠地區，蒐集、統整並分析，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中，上述研究地區之社會生活、歷史、地理、氣象、考古、人類學等各學門文字與影像資料，包含漢文、日文與其他外文的史料文獻。所有的研究從戶籍資料出發，筆者以個人身分證直接至戶政事務所申請家族母系直系血親的日治時代戶籍資料，逐步尋找出家族傳說中的「番」血統。同時尋訪塔塔悠社後人進行訪談，以期蒐集塔塔悠社近半世紀之遷徙變遷歷史。

(一) 研究範圍

1、日治時代戶政資料與潘正房土目獨生女的婚約書

資料的蒐集開始，是因筆者於 2008 年想證實母親家族長輩一直以來的口傳歷史—家族可能有原住民血統，故利用從國外回臺短暫訪親期間，至戶政事務所申請調閱直系血親的資料。由於剛開始並不確定究竟是外公或外婆哪一方可能具有平埔族血統，且當時臺灣戶籍資料尚未全面數位化¹，無法透過全國戶政網路連線查詢，故一路從外公所設籍的北投戶政事務所，外公的母親所設籍的淡水戶政事務所，查詢至外婆未嫁前所設籍的松山事務所。

¹ 臺灣戶籍資料全面數位化時間為 2010 年 7 月起，全國戶政網路連線。

一代一代逐步往上追尋，直到可追溯到最早的戶口名簿：年號明治，地址為臺北廳大加蚋堡上塔悠庄的年代。從戶口名簿上先祖的姓名，再從國家數位典藏資料庫中，找到了目前收藏於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的一份婚約書。2009 年於國立臺灣博物館「采田福地—台博館藏平埔傳奇特展」，意外發現展品中有一枚理番分府給塔塔悠社土目潘正房的長行戳記，而潘正房，正是戶籍資料上先祖的名字。由此展開了一場研究，追蹤各種海內外目前發現及出版的相關史料，並嘗試建構起臺北盆地塔塔悠社土目潘正房家族族譜，及塔塔悠社自歷史紀錄以來的生活型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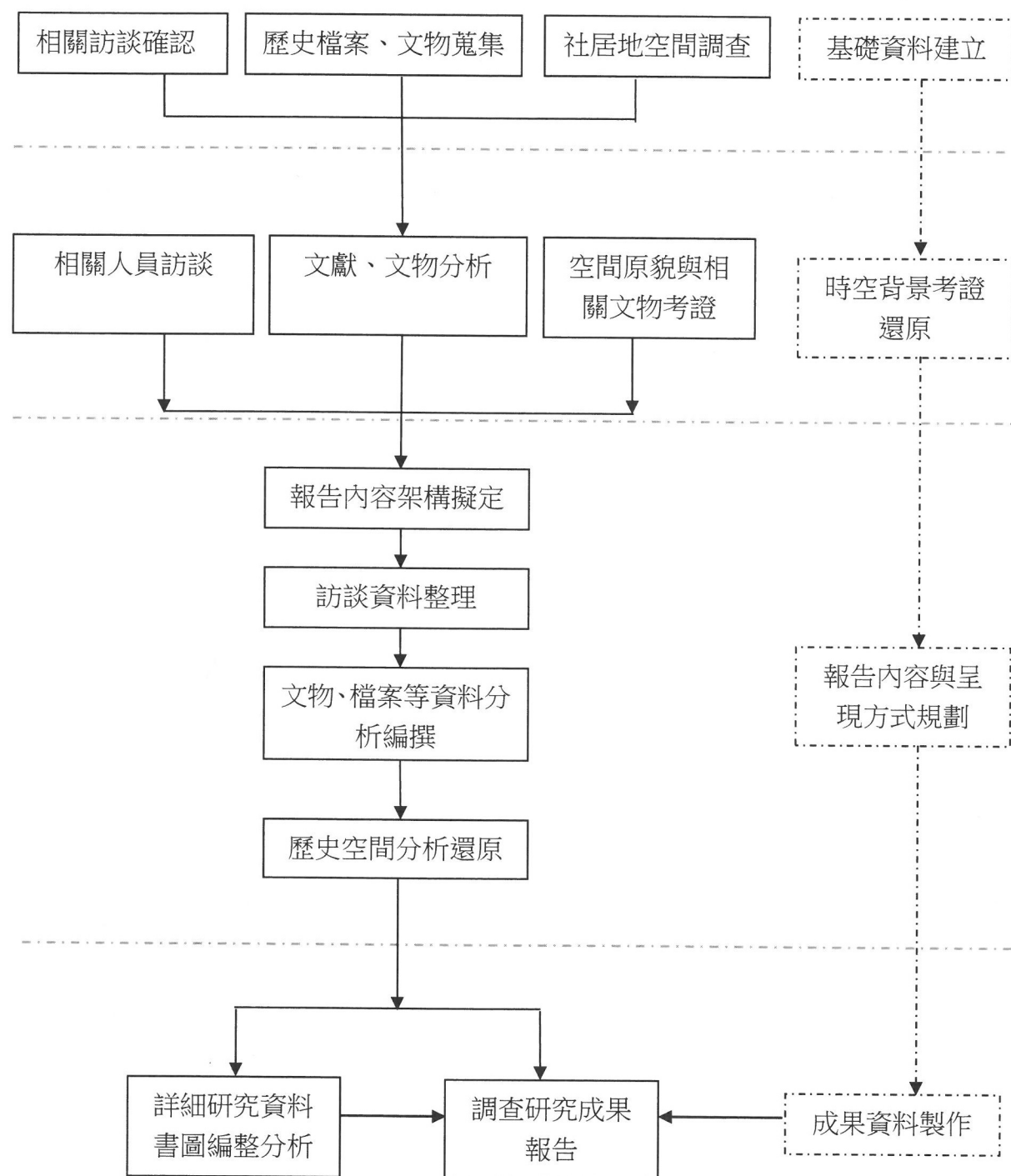
2、土目家族古地契、地籍資料與塔塔悠社最後的遷徙

本計畫由塔塔悠社遺留之各種土地交易契約、分產仲裁書及後期的地政資料等，拼湊漢人入墾與平埔族塔塔悠社土地所有權的流失狀況，以及日治時代土地改革制度引發的效應。日治時代由於大規模公共建設建築的內需帶動，發現下塔悠的土質適合燒製磚頭，三面環河的半島地形，也利於成品運送，下塔悠地區於是發展出一家家的磚窯廠、矗立起一根根的煙囪，而一畝畝田地也成為泥料供應來源。1933 年臺北松山飛行場的開闢，佔據塔塔悠社舊居地的大部分，並將上、下塔悠與其他臺北地區的發展切割開來。

作為土目的女兒，潘熟(潘贖凉)並沒有因坐擁田產生活無虞，我們看到的是她可能連養活孩子也有困難。根據戶籍資料，潘熟在喪夫之後，四個孩子中有一男一女送養他人。1933 年塔塔悠社土目潘正房的獨生女遷離上塔悠祖居地，將遺產轉給潘家後人，於 1943 年過世。是什麼原因讓她決定將父親留給她的遺產賣出？最後留在塔塔悠社居地的後人又是誰？

20 世紀末基隆河開始截彎取直工程後，臺北盆地平埔族塔塔悠社最後一塊居地成為基隆河堤外的河濱公園，塔塔悠社徹底走進歷史。本研究透過塔塔悠社土目潘正房家族歷史相關文獻史料之蒐集整理及家族長輩殘存的口傳記憶，嘗試拼湊出塔塔悠社在臺灣歷史中最後的身影。

(二) 研究方法架構



第貳章 塔塔悠社歷史溯源

第一節 臺北盆地平埔族

根據目前學界的研究分析，島嶼臺灣的原住民是南島語族 (Austronesian Linguistic Family) 的一支，大約是在距今 5000-6000 年前左右分批由華南或東南亞先後遷移到臺灣定居，並逐漸形成今日所指的族群與分布型態。臺灣北部地區的平埔族以淡水河下游流域臺北盆地及其四周為核心，東起臺北縣貢寮鄉三貂社，經北海岸、大屯山系及淡水河，南達桃園北部。語言學者再將其分為馬賽 (Basay)、雷朗 (Luilang) 兩支族群，現今臺北市區在清代初期仍大多為其生活區域，康熙末年漢族勢力逐漸深入。近年部分學者將其視為廣義「Sanasai 傳說圈」的一分子，與新石器時代、鐵器時代、近代早期航海原住民的移動關係密切。¹

2-1-1 臺北盆地先民的生活遺證

塔塔悠社遠古先民的生活究竟是什麼樣子？根據目前的考古發掘發現以及後來塔塔悠社民居住地的地緣關係，僅推測有幾種可能：

1. 大坌坑文化

大坌坑文化是臺灣新石器時代最早的文化。年代推測應該在距今 7000 年至 4700 年之間。大坌坑遺址的所在地是在淡水河入海口的南側、觀音山的西北麓，正對大竹圍的緩斜坡上。該山麓之西側山峪，即名「大坌坑」，故依此命名。目前地表大部分為現代墳墓佔據。範圍約南北 350 公尺，東西 500 公尺。

雖然目前學界對於南島系民族的祖先是否是由大坌坑文化演變而來仍有爭議，但從臺灣考古資料比對研究，可知大坌坑文化逐漸演變成為臺灣新石器時代

¹ 國立臺灣博物館，《采田福地－臺博館藏平埔傳奇》，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2009 年，頁 13。

中期的各區域型文化，因此至少大坌坑文化是南島民族的可能祖先。張光直先生曾根據大坌坑文化出土器物所衍生的文化內涵，指出大坌坑文化的人們「從事海濱生活、採貝(從海貝的遺骸可知)、打漁(網墜)、打獵(石鏹和獸骨)，利用植物纖維(繩紋、網墜、樹皮布打棒)、可能已有農耕(石鋤、陶器)。這種遺物，所反映的文化內容是在大節上與學者所擬測的原南島語族的文化相符合的，但因材料太少，許多細節知道得不清楚，還不能說把原南島語族的文化作完全的反映。[...]如果大坌坑文化代表臺灣本島內南島語族的祖先，那麼臺灣應該至少是原南島語族的老家的一部份。」² 大坌坑遺址包含多個史前文化層；除了屬於最下層的大坌坑文化以外，中間有圓山文化層、植物園文化層，最上面則為十三行文化層。這表示在上述不同時代階段，都有人類曾經在該地居住。

2. 十三行文化

十三行遺址，是臺灣北部重要的考古遺址之一，最先進行考古挖掘的位置在今天新北市八里區淡水河海口交界處的南岸，出土陶器、鐵器、墓葬等各類豐富的史前遺物，年代距今約 1800 至 500 年前，在文化上屬於臺灣史前時期的前鐵器時代，是目前臺灣確定幾乎接近擁有煉鐵技術但功虧一簣的史前居民，很有可能是淡北地區平埔族人的祖先。

3. 十三行文化-西新庄子類型

十三行文化遺址分佈於臺灣北部沿海及臺北盆地，年代從距今 1800 年開始，延續至漢人大量移民北部地區為止。其地理分佈相當廣泛，年代也很長，也有許多不同的地方型類型。其中，年代距今約 1,800-1,000 年前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西新庄子遺址，位在臺北盆地基隆河南岸的河岸平原，即今日臺北市中山區濱江街一帶附近以及新生公園東側地區(座標北緯 25°4'23"東經 120°31'23")。本遺址在 1934 年由早阪一郎、林朝榮進行調查與發掘，1968 年臺灣大學宋文薰先生等亦做過一次考古試掘。之後，有關本遺址的研究大多僅止於地表調查。根據目前遺址的發掘資料，可知這個時代的房屋型制大致為干欄式建築，出土遺物以陶器與少量的石器為主；陶器以灰褐黑色泥質陶、灰褐色拍印紋細砂及粗砂陶為主，和位在淡水河口八里之十三行遺址，以紅褐色細砂陶為主有極大的不同；但相同的是，拍印紋陶器腹上也有繁複的幾何形拍印紋飾，器型不大，以侈口圓底罐為最

² 張光直，《中國考古學論文集》臺北：聯經，1995 年，頁 182。

多。石器極為少見，僅有少量的砥石或凹石。出土少量鐵器，有煉鐵所遺留的大量鐵渣，並有玻璃、瑪瑙等裝飾品³，屬於十三行文化早期階段。

塔塔悠社是居住於臺北盆地的平埔族，按照語言學的分類，屬於巴賽族(Basay)。相傳巴賽族的祖先是從其原居地 Sanasai 出發後，至臺灣本島最東境的岬角三貂角(Santiago)登陸。根據日本學者伊能嘉矩在 1896 年沿基隆河岸調查番社時的田野記錄，塔塔悠社當時頭目潘正房提及，塔塔悠社最初的祖先是從 Tonsoan 的 Soansai 移往臺灣，距今 207 年前，當時的頭目根仔老(Kinnarao)時才歸附清廷，⁴推算為西元 1689 年(康熙 28 年)，也就是康熙將臺灣納入清朝版圖的 6 年之後。

Sanasai 傳說是 20 世紀初，約 1895-1935 年的 40 年間，日本學者伊能嘉矩、波越重之、移川子之藏與馬淵東一等人，各自在臺灣從事原住民神話、傳說、歷史及氏族系譜調查時，分別從臺灣的北部、東北部及東部，從阿美、噶瑪蘭、馬賽等族群的村落的長老們的口述中，採集到的傳說故事。換句話說，Sanasai 傳說是流傳於淡水河流域、北海岸、宜蘭平原到花東海岸原住民世界中，一個有關祖先來源、移動和定居的故事。這些故事，雖然主題都是 Sanasai 傳說，由於採集時間、地區和受訪對象的不同，內容相當多元，大家說的都有些不一樣。儘管如此，如果異中求同，我們仍然會發現有一些基本元素共同存在每個 Sanasai 傳說中。

以下是故事原型的基本介紹：昔日有一群人，因為家鄉生存不易，所以離開南方島嶼—有的說這個島嶼的名字就叫 Sanasai 的故地，往北遷徙；有的說在移動過程中，先到一個名叫 Sanasai 的小島落腳，再以這裡為根據地，分別往臺灣東海岸的某處登陸。之後，或者就此定居，或者繼續沿海岸，往更北方移動，尋找可以長久居停下來的地方。這個傳說原型，在北部的馬賽、宜蘭的噶瑪蘭、哆囉美遠、花蓮的哆囉滿，及海岸阿美、卑南阿美等族群村落間，變化出不同的內容。但整體來說，所有口碑都具有如下的要素：

- 1) 昔日：二百年前，或不知年代。

³ 劉益昌、郭素秋，《臺北市考古遺址調查與研究》，臺北：臺北市政府民政局，2000 年。

⁴ 伊能嘉矩著，楊南郡譯註，《平埔族調查旅行—伊能嘉矩〈臺灣通信〉選集》，臺北：遠流，1996 年，頁 94。

- 2) 故鄉在不知名的海外南方島嶼，而在遷徙過程中，經過名叫 Sanasai 的中途島。有的，則直接指稱原鄉就是名叫 Shinasai 或 Sanasai 的島嶼。
- 3) 故鄉土地狹窄，不夠耕作、謀生。
- 4) 遷移者不是兄弟、就是兄妹，人數都是三位。他們是新天地的創世祖先，也是族群繁衍分散的先驅。
- 5) 交通工具是特別命名的船，而船名和他們登陸以後的自稱，又有某種程度的關聯。

伊能嘉矩認為，臺北地區的平埔族從臺灣東北部三貂角登陸並定居，後來分兩條路線遷移：一條由北海岸向西，然後折向南到達桃園；另一條沿東海岸南下到宜蘭的壯圍和里腦。

中央研究院李壬癸院士從語言學的分析研究，進一步做臺灣北部平埔各族群的內部分類。將臺北地區的平埔族大致以淡水河和基隆河為界，分為巴賽 (Basay) 和雷朗 (Luilang) 兩個亞族。巴賽亞族內部又可細分為好幾種次方言。在建立語言和族群的親疏關係樹狀圖後，進而藉以推測這些民族的分化過程和遷移歷史。以各族群語言變異、方言的地理分布等結果顯示，並不支持伊能嘉矩的部分看法。⁵ 在地理上鄰接的族群接觸比較頻繁，必然會互相影響，一些語言方面的證據可以證明臺北地區的平埔族和噶瑪蘭族在歷史上一直保持接觸而且互相影響。除了借字外，語音上也顯示互相影響。這種影響也見於同一族群的各種方言，彼此也各有影響。李壬癸認為，語言最紛歧的區域是淡水河下游沿兩岸這一帶，因此臺北地區的平埔族當初大概是從海外由淡水河口進入臺灣北部，其範圍含括本研究所討論的塔塔悠社所在位置。直到 17 世紀康熙年大地震前，平埔族仍為北臺北一帶最主要的住民結構群，分布範圍在淡水河、基隆河、新店溪以北地區，即今臺北市、基隆市、新北市的新店、瑞芳、貢寮等地。

近代基因學的研究顯示，臺灣平埔族與高山族及東南亞島嶼族群有共同相近或相同的血緣，顯示這些血緣來自同一個基因庫，因為族群互相之間的長久隔離，而造成各族之間的血緣差異。平埔族與高山族有相同的血緣，也可能是由於族群之間相互的遷徙或混血而產生的結果。以淡北地區的平埔族為例，有 31% 母系血

⁵ 李壬癸，〈關於凱達格蘭族的原居地與登陸地〉，《北縣文化》，第 43 期，1995 年，頁 70-72。

緣及 63% 父系血緣與高山族共有血緣。然而，與高山族不同的是，每個平埔族有不同程度比例的與閩南人或客家人共有亞洲大陸血緣。⁶ 根據中央研究院最近的發現與研究，7500-7800 年前生存於馬祖的新石器時代亮島人，與臺北地區十三行遺址同樣有著「屈肢葬」的習俗與沿海民族的生活方式，按目前基因檢測的結果，可能與現今臺灣泰雅族、阿美族的原住民有著共同的母系血緣，推測是南島民族從亞洲大陸向外遷徙的祖先之一。淡北地區平埔族與海岸阿美、卑南阿美同樣有著祖先從海外島嶼移入臺灣的 Sanasai 傳說，與臺灣的高山族群及東南亞島嶼族群的血緣來自同一個基因庫，淡北地區平埔族與亮島人是否有基因或文化上的關聯，還有待之後更嚴謹的考證。

至於淡北地區平埔族塔塔悠社的社名由來，一般普遍的解釋為女子髮飾，平埔族未婚少女用白色的狗毛和貝殼等編織成髮圈，戴在頭上當做裝飾；然而，1722 年(康熙 61 年)《台海使槎錄》〈番俗六考〉也曾記錄彰化附近各社：「番婦頭戴紗頭箍，名『荅荅悠』，用白獅犬毛做線織如帶，寬二寸餘，嵌以米珠，飲酒嫁娶時戴之」。由此推斷，以白色狗毛和貝殼編織成髮圈並非塔塔悠社獨有之特殊文化，塔塔悠社名的來源尚需進一步的考證。

⁶ 林媽利，《我們流著不同的血液》，臺北：前衛，2010 年，頁 147。